



视界

『时光之镜·中外经典影片展』

构建甘肃电影消费新生态

□ 张娜



兰州站“电影与城市”主题展区

中心IMAX空间站影城协办。

跨越时光感受经典魅力

此次影展展映片单囊括《新龙门客栈》《神女》《红色沙漠》《德州巴黎》等14部中外电影大师名作，涵盖多种类型与风格，充分展现了电影艺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其中9部影片经过最新4K技术修复，画面清晰度与色彩还原度显著提升，还原跨越百年的影像质感，让观众得以在大银幕上重新感受经典的魅力。

这些经典影片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内涵。通过展映，观众可以跨越时光，与经典对话，深入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脉络与文化传承。中国无声电影巅峰之作《神女》经4K修复后，阮玲玉的表演细节得以细腻还原，让观众能领略到早期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与社会意义。在兰州站启幕仪式上，《新龙门客栈》作为开幕影片亮相，其敦煌取景背景与甘肃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成为联结本土观众的情感纽带，有观众观影后感慨：“大漠场景与电影的契合，赋予经典难以言喻的亲切感。”

多元探索激发市场活力

借鉴全国艺联北京开幕式“影资创市集”模式，兰州站推出“时光之镜纪念版光影风琴手册”等限定周边，将观影记忆转化为实体收藏，也进一步拓展了电影市场的盈利模式与消费空间，带动

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在购票机制上，推出了单场票与系列套票灵活选择，并创新性地设置了分级“马拉松”激励机制，集齐14张票根可兑换限定周边。这种创新的购票方式，不仅增加了观影的乐趣，还让影迷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另外，影展票根附带文旅消费折扣券，串联起商旅文体展多元业态，延长了消费链条，为提振消费注入新活力。

展映期间，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延伸活动，同步开展了“用笔尖点燃光影江湖”影评伴行活动，“从学术到生活的艺术对话”高校、社区与影迷联动计划，“影迷领航员”沙龙主持人选拔计划，挑战最长观影纪录“电影马拉松”观影活动等，为观众提供更丰富的观影体验和多元化互动交流机会，增强了观众对电影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培养了更多的电影爱好者与潜在观众，为电影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影展创新性地推出了“电影+文旅”联动模式，在影院设置“电影与城市”主题展区，陈列14部展映影片海报、兰州本地电影历史资料，以及不同年代的老电影放映机等设备，营造沉浸式电影文化体验空间。

同时，借助此次影展，兰州市文旅部门同步推介了包括中山桥、白塔山、皋兰山、黄河楼等兰州热门打卡点的四条主题旅游线路，观众可凭借影票票根在联动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实现电影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这种联动模式，让电影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的新载体，让城市为电影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既丰

富了游客的文化旅游体验，又提升了兰州的城市知名度与文化影响力，推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

学术交流促进经验分享

此次影展为电影从业者、学者、影迷等搭建了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平台，促进了不同领域之间的思想碰撞与经验分享，推动了电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在开幕仪式上，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徐兆寿领衔“山河对谈”，围绕“武侠美学中的西北地理符号”“从胶片到数字：丝路影像的文明基因”等主题展开交流，剖析《新龙门客栈》中敦煌雅丹地貌的苍凉感如何成为武侠精神的物理载体，以及暴力美学在武侠片中的呈现。在“放映+沙龙”高校专场放映中，来自兰州大学的学者与观众围绕《赛末点》展开多维解读，引领思潮碰撞，活动吸引百余位师生、影迷参与。影迷现场反馈：“学者解读让影像成为洞察人性的手术刀。”在影迷团队专题沙龙——“小众佳片黄金场打捞计划”升级活动中，针对《蓝白红三部曲之蓝》这部影片，分享嘉宾引导观众从影像表层深入社会与人性的深层肌理，探讨了“色彩符号与人性隐喻”，展示了电影作为“时代镜子”的艺术价值与思想力量。

通过艺术电影展映、多元化市场探索、文旅联动以及观感交流等多方面的努力，“时光之镜·中外经典影片展”不仅为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电影文化体验，更为甘肃的电影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青木瓜之味》海报

《青木瓜之味》——

散文诗般的影像画卷

□ 杨文秀

《青木瓜之味》是导演陈英于1993年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该片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第1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处女作奖。12岁离开越南前往法国求学的陈英雄满怀柔情地回望记忆里的越南风物，用散文诗般的影像描绘越南女子小梅的成长经历。故事从12岁的乡下女孩小梅来到西贡某大户人家做女佣讲起，因为长得像女主人早夭的女儿，善良的女主人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小梅。男主人除了侍弄音乐，便是屡屡走家中钱财外出挥霍，直到患病去世，留下女主人独自打理家中生意，抚养儿子，渐渐耗尽家财。时光如流水，小梅长大成大姑娘了，女主人万般不舍地送别小梅，让她给音乐家浩民做女佣，浩民渐渐被温婉娴静的小梅吸引……

阔别家乡多年的陈英雄并不熟悉真实的越南，他将孩童记忆中残存的一帧帧画面、色彩、声音重新剪辑，带着某种联想，为一个朦胧唯美的旧日时代上色，描绘出宁静神秘的风情画卷。影片没有什么情节，如同散文诗，摄影机不动声色地放大每一处场景的细节，像瀑布一样落下的米粒、木瓜茎上滑落的乳白色汁液、锅中翻炒的菜薹、转动的风扇、飘荡的蚊帐……导演用微距镜头对准器物和人，试图创造一种他想象中理想的生活，这使得影片散发

出浓烈的“氛围感”，视觉、听觉、触感在色彩、音响、人物的肢体语言、场面调度多方面蓄积宁静又神秘的想象。油画质地的暖色调与葱郁油润的热带绿植首先描绘出地域底色；嗡嗡转动的电扇、密集的蝉鸣虫声鸟叫、拨弦乐的混音在听觉上渲染情绪；大量的横移长镜头与室内的空间调度则体现了浓烈的东方古典审美意趣。

与西方长镜头通常做纵向调度不同，本片的移动摄影如同卷轴画，徐徐展开。片中大量的镜头都是透过矮空的窗户、栏杆拍摄的，尽管故事在一个老式的古宅院中展开，有大量的内景，但矮空的窗户延伸了景深，使得厅堂、卧室、室外的街道构成错落有致、“画中有画”的空间透视效果。镜头透过窗户追随着人物的移动，从小梅做家务的公共场所到她涂抹口红时的私密空间，加之片中反复出现的青木瓜、饱满的木瓜籽作为典型的象征符号，对应着小梅从青涩到长大。

沉默温柔的小梅从一个老式宅院中的女仆成为一个西式宅院的女仆，再成为音乐家的妻子，自始至终都沉浸在平淡的静美中，充满了梦幻色彩，只有时不时传来的宵禁警报声提示着表面平静下的隐幽现实。这部在法国精心搭建的摄影棚里摄制的风情片，留存着导演心灵深处对精神故乡的幻想。

《新龙门客栈》——

影评

近日，“时光之镜·中外经典影片展”在兰州市开幕，为广大电影爱好者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光影盛宴，也为甘肃的电影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的核心项目，“时光之镜·中外经典影片展”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策划，覆盖北京、上海、兰州等21个城市的31家影院。兰州站展映活动由甘肃省电影局主办，兰州市委宣传部、甘肃省电影家协会、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甘肃省电影发行放映集团、兰州

一场浪漫主义的西部传奇

□ 赵勇

作为一部独具风格的经典作品，上映于1992年的电影《新龙门客栈》中，大漠、风沙、边关等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西部“符号”引人注目，同时完美构造了一种封闭空间的叙事典范，呈现了一段虚实相映、奇正相生、情义交织的浪漫主义传奇。

文化想象中的西部景观

《新龙门客栈》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西北大漠边关，“出关”意味着生，不能出关则意味着死。影片一开始便将叙事的张力拉满。客栈外，黄沙漫天，大军压境，黑云压城。客栈里，不同的势力钩心斗角、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作为一部武侠电影佳作，该片的亮点之一在于其对于西部元素的成功运用。茫茫大漠，黄沙漫天，边关风冷，远山萧索，孤矗荒漠的神秘客栈，这些实景拍摄瞬间让影片与当时的一众“影棚”戏有了质的区别。但要注意的是，虽是实景拍摄，这些影片中看到的西部景观仍属于“想象”，是“想象的真实”，而不是“真实的现象”。

如果对比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电影《黄土地》《老井》《人生》，以及同属武侠电影的《双旗镇刀客》，就会发现，这些影片中的“西部”，似乎才是“真实”的西部，或者说是“现实主义”的西部，而在《新龙门客栈》中的“西部”，是一种基于浪漫主义情怀的“文化想象”，但也使得影片的叙事节奏更为轻快紧凑，满足影片的剧情、类型和风格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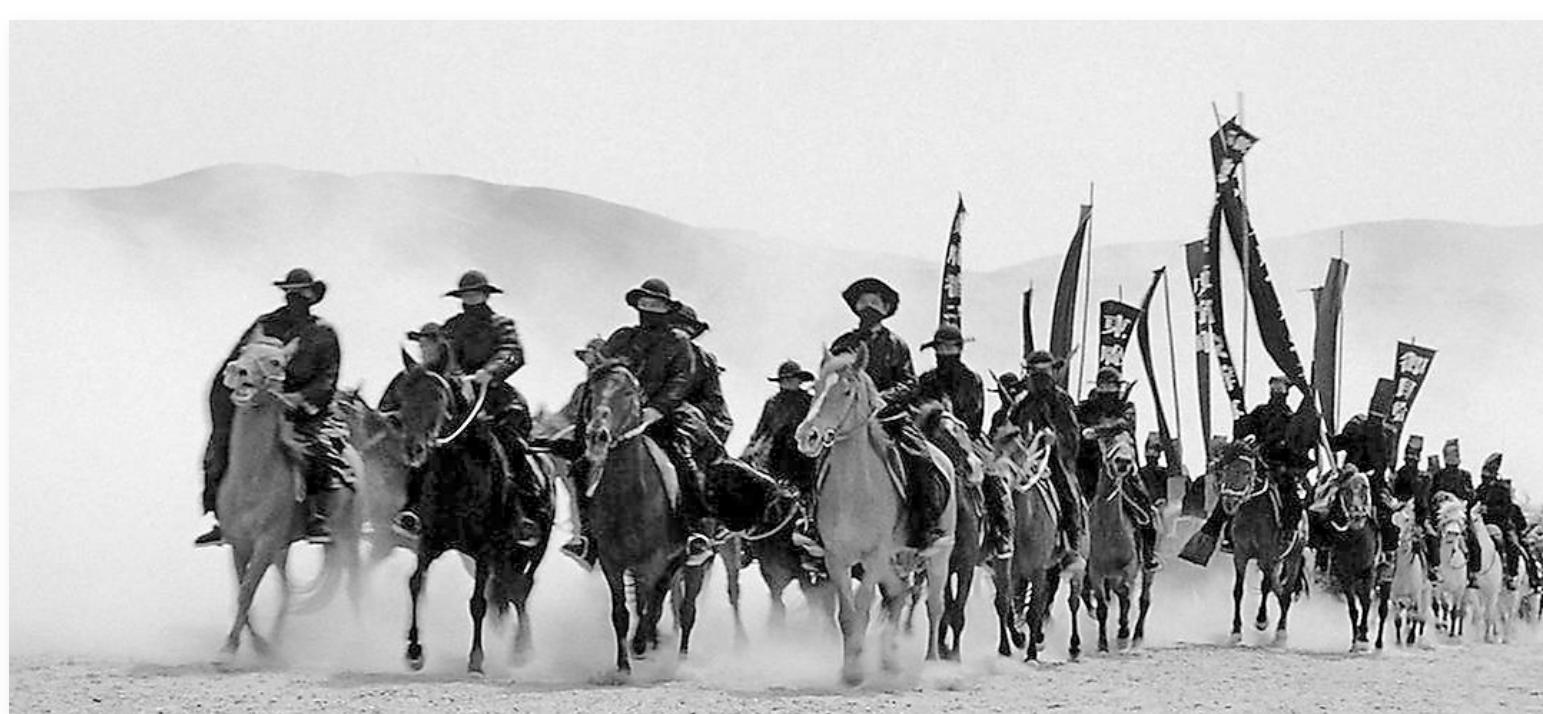
封闭空间的叙事典范

《新龙门客栈》的封闭空间叙事策略值得一提。此种策略在影视叙事中并不少见，而且历来佳片众多，而且这种在逼仄空间中营造强烈戏剧冲突的手法正是当年众多香港电影中最擅长的叙事方式。但是《新龙门客栈》仍

能将这一手法“出新”。首先，是运用强烈的空间对比，客栈内逼仄、拥挤、凌乱的环境与客栈外空旷、辽远、茫茫的大漠空间形成空间对比关系，有限的小和无边的大，一张一弛。在影片中，客栈逼仄、狭小、拥挤而真实，然而却是

导演和编剧的想象和虚构。客栈外开阔、苍茫而虚幻，却是摄像机视野下的客观和真实。其次，是与叙事空间对应的人物关系。影片中，正派团队、反派群体，以及客栈老板娘金镶玉三派势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刚性”的“角力”结

构，而周淮安与邱莫言、金镶玉三人之间又形成一种“柔性”的情感追逐结构，而且两个“三角”结构相互交叉，“刚柔相济”，使得影片的叙事跳跃起伏、力感十足。再次，是空间结构的隐喻，影片中的客栈有两个隐秘通道，一个通



向后厨，一个通向外面；一个通往黑暗，一个通往光明。而在光明和黑暗之间，让金镶玉作出选择的是“情”的力量，这样的人性变幻之下凸显的是武侠电影独有的浪漫主义表达方式，也夹杂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旨趣。

虚实相映的浪漫主义传奇

《新龙门客栈》是对更早的武侠电影《龙门客栈》(1967年)的翻拍。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无论一板一眼按部就班的叙事推进，还是宛如从中国古典山水画中复制出来的影像画面，都恪守中国古典美学的表达规范，电影整体上弥漫着一种“静态化”的审美氛围。而《新龙门客栈》在此基础上结合了现代文化精神，以别具一格的影片布局、精妙灵巧的故事构思、生动鲜活的人物演绎，以及迅捷凌厉的影像剪辑，让整部电影充斥着强烈的现代“动感”美学，用新的方式诠释了一段虚实相映、奇正相生、情义交织的浪漫主义传奇。影片一开篇即用旁白的方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随即转入虚构的人物和叙事。如果说东厂设计捕拿官兵尚书遗孤及其旧部仍是历史正剧式或者说传统说书式的叙事架构，那么待到龙门客栈出现在银幕画面中，真正好看的电影故事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电影《新龙门客栈》是以起实，而以虚胜，虚实相映，环环相扣，小小天地，大有玄机。在小小的边关客栈内，明枪暗箭，潜流涌动，精彩纷呈。阴谋、追杀、情义，多方势力汇聚，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叠加、不断撕扯、不断激化。待到最后周淮安一众冲出客栈，与反派拼死一搏，并选择一把火烧掉龙门客栈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时，影片又由虚转实，画面中的无边沙海似乎已将刚刚发生过的一切淹没，宛如一场令人惊心的大梦初醒。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

本文图片为《新龙门客栈》剧照。本版图片均由兰州中心IMAX空间站影城提供